

中華活葉文選 66

屈原賈生列傳 司馬遷著

屈原賈誼列傳

司馬遷著
馬茂元注
洪波

【作者介紹】 見《文選》第3号《廉頗藺相如列傳》。

【說明】 在我国早期历史上文学家而兼政治家的，一向以屈原与賈誼并称，代表这种看法的，最早有司馬遷的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。

《史記》书中傳記，一般的是一人一傳，但也有数人合傳的。合傳的依据，一种是以事件为中心，在一个共同事件的发展过程中，叙写出有关方面的人物。象《廉頗藺相如列傳》、《魏其武安侯列傳》，即其显例。另一种是同一类型人物的組合。在这类合傳中，有的可以比較明显地看出他們身份相同。如《刺客列傳》、《游俠列傳》皆是。有的則作者寓有深微的用意，人物与人物之間，是有着精神上和实质上的联系的，本篇即属于此。

屈原出身貴族，賈誼起自寒門；一个生当楚国衰亡之时，一个处于汉朝兴隆之日；然而他們在政治上都有宏偉的抱負和深远的預見，又都受到統治集团当权派的打击，郁郁失意而死。屈、賈合傳，司馬遷是从这个意义着眼的。在司馬遷看来，真正能够继承屈原精神的只有賈誼；而了解屈、賈，同情他們的也只有自己。文中用賈誼迁謫长沙、投书以吊屈原，把两人的事迹結合起来，使上半篇和下半篇連接得天衣无

縫；而篇末反复慨叹于两人遭遇的不幸，說出自己讀了他們作品以后的心情，正是本篇主題思想之所在。

由于有关屈原生平事迹的文獻历史材料不多，而賈誼早年逝世，经历也比较简单，所以本文中特别是《屈原傳》部分，論述多于叙写，通篇洋溢着强烈的抒情气氛；而“悲其意”一語，則成为貫穿全文的綫索。

文中原引有屈原的《怀沙》和賈誼的《吊屈原》、《服鳥賦》，因为都是单独流傳的名篇，故从删节。
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①也。为楚怀王左徒②。博聞彊志③；明于治乱④，嫻于辞令⑤。入则与王图議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諸侯。王甚任⑥之。

上官大夫与之同列⑦，争寵，而心害其能⑧。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⑨，屈平属草稿⑩未定。上官大夫見而欲夺之，屈平不与，因谗之曰：“王使屈平为令，众莫不知；

①楚之同姓——楚怀王姓熊（米 mǐ）。屈原的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，受封于屈，因以屈为姓。是楚国王族中的一支。②楚怀王——楚威王的儿子，名熊槐。在位三十年（前328—前299）。左徒——楚官名。在怀王左右参預政事，起草詔令，以位相当重要。③彊志——记忆力很好。志，同“記”。彊，同“强”。④明于治乱——懂得古往今来治乱兴亡的道理。⑤嫻（闲 xián）——熟习。辞令——指实际应酬的語言。即下文所說的“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諸侯”。⑥任——信任。⑦上官大夫——姓靳名尚。一說，上官是复姓；上官大夫和靳尚并非一人。同列——同位，官阶相同。⑧心害其能——心里嫉妒屈原的才能。⑨造为宪令——拟制国家需要的法令。⑩属（主 zhǔ）草稿——起草稿。

每一令出，平伐^①其功，曰^②：以为‘非我莫能为’也。”王怒而疏^③屈平。

屈平疾王听之不聪^④也，谗谄之蔽明^⑤也，邪曲之害公^⑥也，方正之不容^⑦也，故忧愁幽思，而作《离骚》^⑧——“离骚”者，犹离忧^⑨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^⑩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^⑪。人穷则反本^⑫，故劳苦倦极，未尝不呼天也，疾痛惨怛^⑬，未尝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，谗人间^⑭之，可謂穷矣！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？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^⑮。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^⑯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^⑰，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謂兼之

①伐——夸耀。 ②曰——《群书治要》引此文，无“曰”字，疑是衍文。 ③疏——疏远，不信任。 ④疾王听之不聪——痛心于怀王听信谗言，不能分辨是非。 ⑤谗谄(产 chǎn)之蔽明——谗言和谄媚之辞蒙蔽了君王的明智。 ⑥邪曲之害公——邪恶小人以私害公。“邪”和“曲”同义，都是“邪恶”、“不正派”的意思。 ⑦方正之不容——方正君子不能容身于朝。 ⑧《离骚》——屈原自叙生平的长篇抒情诗。 ⑨离忧——遭遇忧患。离，同“罹”，遭遇。 ⑩天者，人之始也——古人认为天是造物主，人类是天帝创造的，所以说天是人类的原始。 ⑪父母者，人之本也——每个人都由父母所生，所以说父母是人的根本。 ⑫穷——困顿。反本——追念根本，即下文所说的“呼天”、“呼父母”。反，同“返”。 ⑬惨怛(达 dá)——内心伤痛。 ⑭间(见 jiàn)——离间。 ⑮盖——这里作承接连词，是用来承接上文，解释原故的。这句话：屈原之所以作《离骚》，是由于怨愤而产生的。 ⑯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》，多写男女爱情，但并不过分，所以说“好色而不淫”。 ⑰诽(匪 fěi)——毁谤。《小雅》多讽刺政治，但也沒有逾越君臣之分，所以说“怨诽而不乱”。

矣①！上称帝嚳②，下道齐桓③，中述湯、武④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广崇⑤、治乱之条貫⑥，靡不毕見⑦。其文約，其辞微，其志絜⑧，其行廉⑨。其称文小而其指⑩极大，举类邇而見义远⑪。其志絜，故其称物芳⑫。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自疏⑬。濯淖汙泥之中⑭，蟬蛻于油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⑮，不获世之滋垢⑯，皜然泥而不滓⑰者也。推此志也，虽与

①《离騷》借上天求女来发抒政治上失意的牢騷，所以說兼有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的特点。 ②上——指远古。称——和下文的“道”、“述”都是談到的意思。帝嚳(酷 kù)——《离騷》：“凤皇既受诒兮，恐高辛之先我。”高辛即远古帝王帝嚳，相傳是黃帝的曾孙，号高辛氏。 ③下——指近古。齐桓——《离騷》：“甯戚之謳歌兮，齐桓聞以該輔。”齐桓，齐桓公的簡称，春秋时五霸之一。 ④中——指中古。湯、武——《离騷》：“湯、禹儼而祇敬兮，周論道而莫差。”湯，指商湯王。武，指周文王、武王。 ⑤明——闡明。广崇——广大崇高。 ⑥条貫——条理。 ⑦靡不毕見——沒有不都表現出来。見，同“現”。 ⑧絜——同“洁”。 ⑨廉——廉隅，有棱角。这句话的意思說：《离騷》文章很精約，措辞用意很深微，其中所表現的屈原的志向很高洁，行为很方正。 ⑩小——瑣細，指《离騷》中多花鳥草木之类无关宏旨的詞汇。指——同“旨”。 ⑪邇——近。这句话意思說：《离騷》中的文句来看多是些瑣細之辞，但它的含义(却关系到国家大事)，非常远大；所举列的比喻虽多是些眼前近事，但所体现的思想意义却是很深远的。 ⑫称物芳——指《离騷》中多引用香花香草做比喻。 ⑬死而不容自疏——虽死而不肯疏远于楚国。意思說：尽管遭受打击，仍然积极地关心现实。黄侃、楊樹达等认为“自疏”二字属下讀，意思說：屈原行为正直，至死不为小人所容；下句“自疏濯淖汙泥之中”的“濯”字也作“秽浊”解，意思說：屈原能自远于秽浊之中。亦通。 ⑭濯(浊 zhuó)淖(鬧 nào)汙泥之中——(屈原)虽处在汙浊之中，而能自加洗濯。淖、汙、泥三字同义，都作汙秽解。 ⑮蟬蛻(退 tuì)于油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——处在油秽的环境中，却能超脱世俗，一尘不染，象蟬蛻皮一样。浮游，超脱的意思。 ⑯不获世之滋垢——不为世俗的汙垢所玷辱。获，这里作“辱”字解。滋，同“兹”，黑色。 ⑰皜(叫 jiào)然——洁白的样子。泥而不滓——出汙泥而不被染黑。滓，黑。

日月爭光可也。

屈平既細^①，其后秦欲伐齐，齐与楚从亲^②。惠王患之^③，乃令張儀詳去秦^④，厚币委质事楚^⑤，曰：“秦甚憎齐，齐与楚从亲；楚誠能絕齐^⑥，秦愿献商、於^⑦之地六百里。”楚怀王貪而信張儀，遂絕齐。使使如秦受地^⑧，張仪詐之曰：“仪与王約六里，不聞六百里。”楚使怒去，归告怀王。怀王怒，大兴师伐秦。秦发兵击之，大破楚师于丹、浙^⑨，斬首八万，虜楚将屈匄^⑩，遂取楚之汉中^⑪地。怀王乃悉发国中兵，以深入击秦，战于藍田^⑫。魏^⑬聞之，襲楚至邓^⑭。楚兵惧，自秦归。而齐竟^⑮怒，不救楚，楚大困。

①細(触 chù)——同“黜”。指被免去了左徒的职位。 ②齐与楚从亲——当时楚、齐、韩、赵、魏、燕六国联合抗秦，称为合从(纵 zōng)。楚怀王为从长。齐、楚相邻，因結很紧，故云“从亲”。 ③惠王——秦惠王，名驪，前 337—前 311 年在位。患之——以齐、楚从亲为忧。 ④張仪——魏人，倡“連橫”之說，游說六国共同事奉秦国，博得秦惠王的重任。詳去秦——假装离开秦国。詳，同“佯”。 ⑤厚币——丰厚的財貨。委——呈献。质——同“贄”，进见时携带的礼物。古时向君主献礼，表示献身，叫做委质为臣。厚币委质事楚，是說(張仪)以丰厚的財貨呈献给楚王，愿意做楚国的臣子。 ⑥楚誠能絕齐——楚国假如真能和齐国断絕外交关系。 ⑦商、於(烏 wū)——秦地名，今陝西商县至河南内乡一带地区。 ⑧使使如秦受地——派遣使者到秦国接受秦国所允許割让的六百里土地。如，往。 ⑨丹、浙(西 xī)——二水名。丹水源出陝西商县西北，东流入河南，浙水是它的支流。秦、楚战于丹水之南，浙水之北。丹浙，《資治通鑑》作丹阳。 ⑩屈匄(盖 gài)——姓屈名匄。 ⑪汉中——汉中郡，即現在湖北西北部、陝西东南部地带。 ⑫藍田——秦县名，故城在今陝西藍田西。 ⑬魏——据梁玉绳考证，应作韓。 ⑭襲楚至邓——(乘机)偷袭楚国，一直打到邓的地方。邓，今河南邓县。 ⑮竟——終于。

明年^①，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。楚王曰：“不愿得地，愿得張仪而甘心焉。”張仪聞；乃曰：“以一仪而当^②汉中地，臣請往如楚。”如楚，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^③，而設詭辯^④于怀王之寵姬郑袖。怀王竟听郑袖，复釋去張仪。是时屈平既疏，不复在位，使于齐，顾反^⑤，諫怀王曰：“何不杀張仪？”怀王悔，追張仪，不及。

其后，諸侯共击楚，大破之，杀其将唐昧^⑥。

时秦昭王与楚婚，欲与怀王会。怀王欲行，屈平曰：“秦，虎狼之国，不可信。不如毋行^⑦！”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：“奈何絕秦欢^⑧！”怀王卒行。入武关^⑨，秦伏兵絕其后^⑩，因留^⑪怀王以求割地。怀王怒，不听；亡走^⑫赵，赵不内^⑬。复之秦，竟死于秦而归葬。

长子頃襄王^⑭立，以其弟子兰为令尹^⑮。楚人既咎^⑯

①明年——指楚怀王十八年(前 311)。 ②当——价值相等。这里是换取的意思。 ③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——又用丰厚的币帛贿赂楚国当权的臣子靳尚。

④設詭辯(于)——造作詭詐的言辭(去說動)。

⑤顾反——回来。顾，还；反，同“返”。 ⑥唐昧——《荀子》作唐蔑。昧是“蔑”的同音假借字。楚怀王二十八年(前 301)，秦、齐、韓、魏攻楚，杀唐昧。

⑦毋(无 wú)行——不要去。 ⑧这句說：为什么要断絕和秦国的友好关系？ ⑨武关——在今陝西商县东，是秦国的南关。 ⑩絕其后——截断了归楚的后路。

⑪留——拘留。 ⑫亡走——逃走。 ⑬内——同“納”。 ⑭頃襄王——名熊横，前 298—前 263 年在位。 ⑮令尹——楚官名，职位相当于宰相。

⑯咎——責难，抱怨。

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。屈原既嫉之①，虽放流②，瞻顾③楚国，系心④怀王，不忘欲反⑤。冀幸⑥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⑦。其存君兴国⑧，而欲反覆之⑨，一篇之中，三致志焉⑩。然终无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⑪。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⑫。

人君无愚智、贤不肖，莫不欲求忠以自为⑬，举贤以自佐⑭；然亡国破家相随属⑮，而圣君治国，累世而不見⑯者，其所谓忠者不忠⑰，而所谓贤者不贤也！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⑱，故内惑于郑袖，外欺于张仪，疏屈原而信上

①屈原既嫉之——意思說：屈原因为子兰劝怀王入秦而不能回国的緣故，也十分嫉恨他（子兰）。 ②放流——被流放出去。一說，犹言放蕩，指不担任重要职位。 ③瞻顾——眷恋。顾，念。 ④系心——心里挂記。 ⑤不忘欲反——意思是說：屈原不忘怀祖国，希望再回到朝中任职。这几句与上下文文气不順。前面只說“王怒而疏屈原”，这里却說“流放”，但下文又說“頃襄王怒而迁之”，据此則屈原被“流放”当是頃襄王时事，前后不相联貫，故前人多疑此处有誤脫。 ⑥冀幸——寄以殷切的希望。 ⑦这句說：殷切的希望君王能够觉醒过来，政局能够改好。 ⑧存君兴国——意指輔佐君王来振兴国家。存君，心里不忘君王。 ⑨反覆之——指把楚国从衰弱的局势中挽救过来。 ⑩三致志——再三地表示出这种意志。这句的意思是說：屈原忠君爱国、复兴祖国的心情，充分地表现在他的作品里。 ⑪这句說：可是当时的客观形势使他的理想无从实现，所以不能再回到朝中。 ⑫这句意思說：终于从这件事情上，可以看出怀王始終觉悟不过来，忠奸不辨，无知人之明，因而自食恶果。故下文云云。 ⑬求忠以自为——得到忠心的人为自己办事。 ⑭举贤以自佐——选拔贤能的人来輔佐自己。 ⑮相随属——一个接着一个。 ⑯累世而不見——在好几个朝代里也看不到这样的人。 ⑰其所谓忠者不忠——他們（那些国君）所认为的忠臣，实际上并不是忠臣。 ⑱不知忠臣之分（奋 fèn）——不明白怎样才是个忠臣。分，本分。

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。兵挫地削①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于秦，为天下笑。此不知人之祸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井渫不食，为我心恻②，可以汲③。王明，并受其福④。”王之不明，岂足福哉⑤！

令尹子兰闻之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短⑥屈原于顷襄王。顷襄王怒而迁⑦之。

屈原至于江滨，被发行吟泽畔⑧。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渔父⑨见而问之曰：“子非三闾大夫⑩歟？何故而至此？”屈原曰：“举世混浊，而我独清；众人皆醉，而我独醒；是以见放⑪。”渔父曰：“夫圣人⑫者，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⑬。举世混浊，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⑭？众人

①挫——败。削——割。 ②井渫(謝 xiè)不食，为我心恻——意思說：井淘干净了，还没有人吃井里的水，使我的心里很难过。比喻有才能的人不为世所用。渫，滌去汗秽。 ③汲——汲取食用。意謂有才能的人可以让他发挥作用。 ④王明，并受其福——意思說：明君能任用賢才，就能政治清明，大家都得到幸福。以上两句是《易經·井卦》的爻辭。 ⑤岂足福哉——哪里还談得上获得什么幸福！ ⑥卒——終于。短——毀謗，說坏話。 ⑦迁——放逐。 ⑧被(披 pī)发行吟泽畔——披着头发在水边一面走一面吟詩。被，同“披”。畔，旁边。古人束发加冠，披发，指无心装束，不拘礼节。是内心激憤的表示。 ⑨渔父(甫 fǔ)——打漁的老人。父，对老人的尊称。 ⑩三闾大夫——掌管楚国王族昭、屈、景三姓事务的官。当是屈原迁謫前最后的官职。 ⑪是以见放——因为这个緣故而被放逐。 ⑫圣人——这里指識时务的人。 ⑬凝滞——这里是迂拘固执的意思。这句意思說：識时务的人对于事物的認識不固执己見，而能順随世俗变化。 ⑭随其流而扬其波——就是随波逐流，与世浮沉的意思。扬，推进。

皆醉，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①？何故怀瑾握瑜②，而自令見放為③？”屈原曰：“吾聞之：新沐者必彈冠④，新浴者必振衣⑤。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⑥，受物之汶汶者乎⑦！宁赴常流⑧，而葬乎江魚腹中耳。又安能以皓皓之白⑨，而蒙世俗之溫蠖⑩乎！”乃作《懷沙》⑪之賦……

于是怀石，遂自投汨罗⑫以死。

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⑬者，皆好辞而以赋见称⑭。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⑮，终莫敢直

①鋪(布 bù)——食。糟——酒滓。啜(綽 chuò)——喝。醪(离 lí)——薄酒。鋪其糟而啜其醪，意指假装喝醉，不使自己突出。两句互文见义。“随流揚波”則清浊难分，“鋪糟啜醪”則醉醒莫辨。即上文“不凝滞于物，与世推移”的意思。

②怀瑾握瑜——比喻坚持德操。瑾、瑜，都是美玉。

③这句话的意思說：你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德操而自找被放逐的麻烦呢？

④新沐者必彈冠——洗过头的人，一定要彈掉帽子上面的灰尘，免得把新洗的头发弄脏。

⑤振衣——抖一抖衣服。

⑥察察——洁白的样子。

⑦汶(門 mén)汶汶——昏暗的样子。这句话的意思說：高尚的人又誰能让自己高洁的品格蒙受世俗的污辱呢？

⑧常流——同“长流”，指江水。

⑨皓(号 hào)皓之白——比喻品德的高贵洁白。皓皓，皎洁的样子。

⑩温蠖(貨 huò)——昏愤。

⑪《懷沙》——《楚辞·九章》中的一篇。旧說是屈原的絕命詞。由于司馬迁在本文里引录这篇文章之后，接着就說：

“于是怀石，自投汨罗。”因而过去有人曾把“怀沙”和“怀石”混同起来，认为“怀沙”就是投水自杀的意思。其实，两者并不相涉。沙，指长沙。长沙是楚国祖先熊繹封地。屈原自杀前曾到长沙。《懷沙》是將到长沙时所作。

⑫投——据王念孙考证应作“沉”。汨(密 mì)罗——水名。在今湖南湘阴。

⑬宋玉——相傳为楚頃襄王时人，是屈原的弟子。唐勒——和宋玉同时人。

景差——和宋玉同时人。他們都是当时的辞賦家。之徒——这一班人。

⑭好辞——即爱好文学。辞，文辞。見称——被人所称赞。

⑮祖——学习，取法。从容辞令——指文章委婉含蓄。从容，舒緩的样子。

諫①。其后楚日以削②，数十年，竟为秦所灭③。

自屈原沈汨罗后百有余年，汉有賈生，为长沙王太傅④。过湘水，投书⑤以吊屈原。

賈生名誼，雒阳⑥人也。年十八，以能誦詩属书聞于郡⑦中。吳廷尉为河南守⑧，聞其秀才⑨，召置門下⑩，甚幸爱⑪。孝文皇帝⑫初立，聞河南守吳公治平⑬为天下第一，故与李斯同邑⑭，而常学事焉⑮，乃徵为廷尉⑯，廷尉乃言賈生年少，頗通諸子百家之书。文帝召以为博士⑰。

①这句话：可是他們都只师法屈原文辞委婉含蓄的这一方面，而不敢象屈原那样对楚王进行直諫。 ②楚日以削——楚国的領土一天比一天縮小。

③公元前 223 年秦灭楚，距頃襄王即位(前 299)，共七十六年。

④太傅——官名，职务是輔佐、教导国王。长沙王——吳差，是汉朝开国功臣吳芮的玄孙。 ⑤投——擲下。书——指賈誼所写的《吊屈原賦》。

⑥雒阳——即洛阳，現属河南。 ⑦属(主 zhǔ)书——犹言“属文”，指写文章。属，連綴的意思。聞——聞名。郡——指河南郡。汉河南郡治雒阳。

⑧河南守——河南郡的太守。郡守是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。 ⑨秀才——美才，才学优秀。 ⑩召置門下——召請(賈誼)到郡守衙門里服务。門下，犹言幕中。

⑪甚幸爱——据前人考证，“爱”字之后当脱一“之”字。 ⑫孝文皇帝——即汉文帝刘恒，汉高祖刘邦之子，公元前 179—前 157 年在位。 ⑬治平——政治和平。 ⑭故——因为。与李斯同邑——和李斯是同乡。李斯，上蔡(今属河南)人，秦始皇时任丞相，二世即位后，为赵高所忌，被杀。

⑮常学事焉——(吳公)曾經师事(李斯)，跟他学习过。常，通“尝”。 ⑯廷尉——汉朝九卿之一，是掌管司法的最高长官。

⑰博士——西汉为太常(九卿之一，掌宗庙礼仪)属官，教授博士弟子，并可以根据經义議論朝政。

是时賈生年二十余，最为少。每詔令議下^①，諸老先生^②不能言，賈生尽为之对^③，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^④。諸生^⑤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。孝文帝說^⑥之，超迁^⑦，一岁中至太中大夫^⑧。

賈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，天下和洽^⑨，而固当改正朔^⑩，易服色^⑪，法^⑫制度，定官名，兴礼乐。乃悉草具其事仪法^⑬：色尚黄^⑭，数用五^⑮，为官名，悉更^⑯秦之法。孝文帝初即位，謙让未遑^⑰也。諸律令所更定^⑱，及

①每詔令議下——皇帝每下命令交議事件。 ②諸老先生——指年长的博士們。 ③尽为之对——对交議的事情一一为之对答。 ④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——人人都感到賈誼說出了他們心里的話。 ⑤諸生——指博士們。生，先生的簡称。 ⑥說(月 yuè)——同“悅”。 ⑦超迁——越級提拔。 ⑧太中大夫——官名，掌議論。 ⑨天下和洽——国家太平无事。 ⑩固当——本該。正朔——正月一日。各朝的历史常有不同，正朔也就不全一样。改正朔，就是改訂历法。 ⑪服色——指各朝所定的車馬服飾的顏色。 ⑫法——正。 ⑬乃悉草具其事仪法——于是——草拟有关上述各事的仪式和办法。 ⑭色尚黄——色，即服色。古代阴阳家认为每个王朝的建立，必然是合乎五行(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)当中的一德。五行相生相剋，因而新的王朝代替了旧的王朝。秦朝以水德当运，土剋水，所以賈誼认为汉朝是土德。土是黄色，所以色尚黄。 ⑮数用五——数，指印文的字数。張晏說：“用五，謂印文也。若丞相曰‘丞相之印章’，諸卿及守、相印文不足五字者，以‘之’字足之。”土在五行中次居第五，所以印文数主張用五。 ⑯更——改。 ⑰謙让未遑——意謂一再謙让。改正朔、易服色等，是重大的改革，照例要在一个王朝完全巩固之后才能进行。汉文帝认为自己即位不久，还不是改制的时候，所以一再謙让，不主張改制。 ⑱諸律令所更定——許多法令的修改。

列侯悉就国^①，其說皆自賈生发^②之。于是天子議以为賈生任^③公卿之位。絳、灌、东阳侯、馮敬之属^④尽害之，乃短賈生曰：“雒陽之人，年少初学，专欲擅^⑤权，紛乱諸事。”于是天子后亦疏之，不用其議。乃以賈生为长沙王太傅。

賈生既辞往行，聞长沙卑湿，自以寿不得长，又以適去^⑥，意不自得。及渡湘水，为賦以吊屈原。……

賈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，有鴞^⑦飞入賈生舍，止于坐隅^⑧。楚人命鴞曰“服^⑨。”賈生既以適居长沙，长沙卑湿，自以为寿不得长，伤悼之，乃为賦以自广^⑩。……

后岁余，賈生徵見^⑪。孝文帝方受釐^⑫，坐宣室^⑬；上因感鬼神事，而問鬼神之本^⑭。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^⑮。至夜半，文帝前席^⑯。既罢，曰：“吾久不見賈生，自

①列侯悉就国——汉初有不少的宗室和功臣受封侯爵。他們虽受封，并没有离开长安。悉就国，是要他們都回到自己的封地。 ②发——建議。 ③任——堪任。 ④絳——絳侯周勃。灌——灌嬰。东阳侯——張相如。馮敬——时为御史大夫。之属——这一批大臣。 ⑤擅——独攬。 ⑥適(哲 zhé)去——被降职到那里去。適，同“謫”，貶官。 ⑦鴞(消 xiāo)——鴞鴞，即猫头鷹，古人认为是不祥的鳥。 ⑧坐隅——座位旁边。 ⑨命鴞曰“服”——把鴞鳥叫做服。命，命名。服，一作“鷩”。 ⑩自广——寬慰自己。 ⑪徵見——召回长安，朝見皇帝。 ⑫釐(西 xī)——同“禧”，福。祭后，虔誠地接受神的福祐，称为受釐。 ⑬宣室——汉未央宮正室。 ⑭本——本源。 ⑮具道所以然之状——詳細說明其中的道理。 ⑯前席——膝蓋在坐席上漸漸前移。古时，席地而坐，文帝因傾听賈生詳細說明鬼神的道理，所以漸漸地靠近他。

以为过之①，今不及也。”居頃之②，拜賈生为梁怀王③太傅。梁怀王，文帝之少子，爱④，而好书⑤，故令賈生傅之。

文帝复封淮南厉王⑥子四人皆为列侯。賈生諫，以为患之兴，自此起矣⑦！賈生数上疏⑧，言諸侯或連数郡，非古之制⑨，可稍削之。文帝不听。

居数年，怀王驕，墮馬而死；无后。賈生自伤为傅无状⑩，哭泣岁余，亦死。賈生之死时，年三十三矣。及孝文崩⑪，孝武皇帝⑫立，举賈生之孙二人至郡守。而賈嘉最好学，世其家⑬，与余通书。至孝昭⑭时，列为九卿⑮。

太史公曰：余讀《离騷》、《天問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⑯，悲其志。适⑰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沈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見其

①过之——超过賈誼。（指学术理論方面。） ②居頃之——过了不久。 ③梁怀王——名胜，又作“揖”。 ④爱——得到文帝偏爱。 ⑤好书——爱好文学。 ⑥淮南厉王——名长，高祖刘邦的儿子。文帝六年（前174）以驕暴不法，廢徙巴、蜀死，諡厉。 ⑦賈誼在政治上主张国内統一，巩固中央权力，防止地方分裂。有《諫封淮南厉王四子皆为列侯疏》，載《汉书·賈誼傳》。 ⑧疏——奏章。 ⑨諸侯或連数郡，非古之制——殷、周封建諸侯，大国不过百里。汉初建立了不少的王国，轄区之广，远远超过了前代，故云。 ⑩为傅无状——做太傅沒有能够尽到职責。 ⑪崩——死。皇帝死，称崩。 ⑫孝武皇帝——汉武帝刘彻，前140—前87年在位。 ⑬世其家——继承其家业。 ⑭孝昭——即汉昭帝，名弗陵，武帝之子，汉朝第六代皇帝，死后諡昭。按：昭帝死于元平元年（前74），当时司馬迁早已死去，“至孝昭时”二句是后人增入的文字。 ⑮九卿——中央高級官員的总称。汉以太常、光祿勛、卫尉、太仆、廷尉、鴻臚、宗正、大司农、少府为九卿。 ⑯《天問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——都是《楚辭》中的篇名。其中《招魂》一篇，也有人說是宋玉所作。 ⑰适——往。

为人①。及見賈生吊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，何国不容②，而自令若是③！讀《服鳥賦》，同死生，輕去就④，又爽然自失⑤矣！

①想見其为人——想象到(屈原)是怎样的人。 ②以彼其材游諸侯，何国不容——以他(屈原)那样的才能去游說諸侯各国，哪一个国家不可以容身呢？ ③而自令若是——而自己偏要选择这样的道路。(指屈原不肯远离楚国，終于沉水自杀。) ④同死生，輕去就——这是《服鳥賦》通篇的主旨。同死生，是說把死生等同看待。輕去就，是說不患得患失。不因客观遭遇不同而改变自己的初衷。去，謂政治失意，放逐在外；就，謂在朝任职。 ⑤爽然——舒适的样子。自失——丢开了自己过去的那些想法。也就是說把道理想通了。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1962年10月上海1版1次
(上海南京路7号)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7/16印張1-65,000
中華書局出版 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定價4分
